

回忆班主任的一段话

● 程刚（工物 03 班）

印象中，大一我们是“有戏”的系。至于学校，多少有些抽象。如没记错，大学期间没与校教务处打过交道，注册、领证、拿钥匙等等手续是在系馆二楼教务科完成的。进一步，班主任的地位尤其重要，对新生来说，清华师生这个词，具体化为两个人：班主任与我。随着年级增高，跨系交往增加，面向的教师队伍有所扩充。

班主任是潘金生老师。我从家乡来到北京，出了火车站，看到清华的接待站，登上校车，直奔清华园。下车看到潘老师在等着同学们，我肚中打了腹稿，将家乡话翻译成普通话，拿腔拿调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，老师居然听懂了。印象中，当时潘老师戴着极其常见的眼镜，清瘦身材，个头不高，一看就是教师模样。具体说，与我在报纸上看到的陈景润有几分相似，谈话随和朴实，不是报纸上的假大空语言。

那个时代，中学当中男女生不讲话，未必不想，大环境使然，任何非公务对话必定成为班级的课余绯闻。进入大学，第一个发现就是，男女生可以讲话，我们班女同学煞是大方，跟男生说话脸不红、心不跳。当然，我现在用女同学一词，似乎有点书呆子气。因为“工物 03 班女生”这样一个集合，只有两个元素：宋茜、张弘。如果径直表达名字，字数比“工物 03 班”还少。

男女生可以交往。当年女生宿舍管理较松，男生可以进去，不需登记。但是，我们班男女生之间，没有人谈恋爱。具体原因，最近受到部分同学的高度关注，反复研讨，费劲甚多，讨论来讨论去，原因还是没有研讨出来，我就不必瞎费功夫了，留待大家进一步研究吧！

我们班男女生之间不谈恋爱，不代表没有恋爱现象，尽管比较稀缺。当时唯一在谈的只有许力学，我们宿舍中排行老大，结果全班都称他为老大。老

大无愧其称，不惜牺牲大量业余时间，为我班年龄小的同学作表率。老大谈恋爱是大大方方的。其女朋友叫什么，忘了；模样，至今记得很清楚。方方正正的脸，眉清目秀，说话总是和风细雨，多次来到我们宿舍，虽然说话不多，但对大家很客气，路上遇见，我们总和她打招呼。

当时在老师心目中，有一则不成文的标准，学生谈恋爱，是大学校园中可容忍的不好现象。另外，全国人民都在全力促“四化”，时间有限，谈了恋爱，就减少做题时间。若不让女生谈恋爱，又说不通。如何使得谈恋爱现象不在班里漫延，估计是班主任的一个难题。

那时候，每周四下午要开班会，班主任会来到男生宿舍。在当时的清华，没听说过在女生宿舍开班会的。有一次，不知怎的，谈起老大的恋爱现象。潘老师对老大表示宽容，并善意地提醒，不要因恋爱影响学习。同学们都知道，老大的学习效率向来较高，平时不见用功，考试成绩总是不错。估计感到这一条理由不够充分吧，潘老师灵感迸发，妙语横生，大意是：据我观察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（按：潘老师当时四十多岁），每人都有一个异性伴侣。你这么早谈恋爱，也只有一个。立论新奇，思路独特。全班听了轰堂大笑，老大则有点不好意思。

笑笑也就过去了。老大的以身作则并没有停止。当然，时代变化很快，新现象出现，这是潘老师没有料到的。随着我们这一代人谈婚论嫁，离婚率的增速如 GDP 的飙升一样，甚至略高。老大与最初的女朋友并没有终成眷属。就我所知，老大后来还谈了好几位，但似乎只是谈了，有过程而无结果；后来在美国成了家，又据说感情不太好，分手了。潘老师的话“我们这个年岁的人总有一个”，需改成“这个年岁的人曾有一个”了。至今老大是“总有一个”呢，还是“曾有一个”，不知道。

潘老师不经意间讲出来的并不是玩笑话。因此，可以这样大胆推定：这段话反映了潘老师的某种思维习惯。潘老师这代人，其人生态度带有相当的机械科学色彩。就我个人感觉，这种类似的思维习惯，在理工科高校中比较普遍。不过，像工物系这么集中而浓缩的，并不多见。原因可能是，清华工科有新老之别。我是新工科的代表。尤其后来，我有机会与机械系、土木系等老工科的人接触，惊讶地发现，机械系的人其实很不机械。这与老工科系科文化的传统积淀有关。1956年后兴起的工物系，它是50年代精神更为纯粹的体现。它与新中国具有更加天然的联系，更加真诚的责任意识，更为强烈的理想主义冲动，在人生态度上具有更强的清教徒色彩。这一切对工物系的成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。

我还想进一步假设：潘老师的生活中有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他认真接受与认同工物系50年代的精神；另一方面，潘老师的个性中有某种文学因子。潘老师文笔不错，口才很棒，据说“文革”中曾被吸纳到写作小组中，但潘老师的浪漫天性使得他很难真正融入到机械色彩很强的团体中。结果，在潘老师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组合：对机械理性的认同，以及潜藏着偶然一露的浪漫追求。在多数情况下，潘老师将两者结合到一起。其才华不自觉地、为机械理性的生活态度服务。生活态度机械的人，通常没有潘老师的天真心态以及奇妙



班级男生合影

口才。顺便说一句，潘老师丰富的学识，加上出口成章的口才，使得潘老师成为清华讲授理科基础课的著名教授，还当上了王大中校长的教学顾问。

回忆是人的一大特征，它某种意义上，是生命中除了食色之外最重要的追求。许多时候，它甚至超过色，对部分中年以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。我们从回忆中获得的，究竟是什么？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⁸⁰